

大国的忧思

中国复兴之路

王建/主编

CHINA'S RISE IN THE WORLD

●王建：是走向世界新秩序还是走向战

争 ●何帆：新兴大国战略不在于挑战美
国而在于取代欧日 ●王湘穗：币缘秩序的解
体与重构——取代美国一超格局的将是诸

强并存的多强格局 ●王宝付：中美军事关系

30年回顾与展望——历经曲折的中美军事关系
已经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房维中：控

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力度应当加大——决不允许以
牺牲能源和环境作为代价来保GDP增长

大国的忧思

中国复兴之路

主编：王 建

副主编：杨大侃 田 云

CHINA'S RISE IN THE WORLD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的忧思——中国复兴之路/王建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5017 - 8948 - 1

I. 大… II. 王… III. 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706 号

责任编辑 聂无逸

责任印制 常毅

封面设计 清水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人民文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948 - 1/F · 7938

定 价 36.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编委会名单

主编：王建

副主编：杨大侃 田云

本书作者全阵容：(按书中先后顺序)

王 建	何 帆	余永定	梅新育
宋国青	唐双宁	李稻葵	巴曙松
王湘穗	谭雅玲	樊 纲	贾 康
蔡 眇	宋晓梧	戴 旭	滕建群
王宝付	李大光	房维中	吕学都
李京文	胡鞍钢	李俊峰	丁宁宁
盛 洪	张曙光	张车伟	周天勇

编委委员：(按姓名拼音顺序)

程 玮	黄允成	李 娜	刘艳萍
栾建民	马玲玲	聂无逸	魏春燕
姚 琦	张丽娟	张晓丹	张泽川

特别支持：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 目 录 |

CHINA'S RISE IN THE WORLD

第一部分：中国：在风暴中拥抱世界

王 建：是走向世界新秩序还是走向战争 / 3

何 帆：新兴大国战略不在于挑战美国而在于取代欧日 / 16

余永定：全球不平衡、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 / 19
——不调整经济增长点，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梅新育：海外政治风险有失有得 / 24
——在对外投资中我们必须保持本国的主体性

宋国青：中国需求将拉动全球经济 / 27
——关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控方式

第二部分：危机震撼了全球： 中国金融货币体系的抉择与步伐

唐双宁：2038年人民币真正国际化 / 33

——两个“三步走”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李稻葵：中国应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 36

——去全球化的风险与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

巴曙松：加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 / 40

——新的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是影子银行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湘穗：币缘秩序的解体与重构 / 44

——取代美国一超格局的将是诸强并存的多强格局

谭雅玲：透过人民币国际化偏颇思考中国竞争力 / 56

——我国综合竞争力面临巨大考验和艰苦努力

第三部分：苍生为上： 冷静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与就业

樊 纲：扩大内需关键在于解决收入结构失调 / 63

——改革财税体制，改变收入结构

贾 康：合理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与机制创新 / 68

——要关注如何合理地促进低、中收入阶层的消费

蔡 昉：关注金融危机下的就业问题 / 75

——如何避免“无就业经济复苏”

宋晓梧：促进就业的近期政策与长期战略 / 81

——中国的就业问题在于就业弹性过低

第四部分：为万世开太平： 新时期中国军事战略创新与变革

戴 旭：中国军队应该“腾空而起” / 89

——空中化才是现代军队的本质特征

滕建群：论中国的军事透明度 / 94

——从早期的小心翼翼到今天的积极主动

王宝付：中美军事关系 30 年回顾与展望 / 103

——历经曲折的中美军事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李大光：网络空间安全攸关中国命运 / 112

——信息时代必须掌握制网权

第五部分：对子孙的承诺： 新时期的中国能源与环境保护策略

房维中：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力度应当加大 / 123

——决不允许以牺牲能源和环境作为代价来保 GDP 增长

吕学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 / 129

——整理于哥本哈根，在气候变化大会前夕的展望

李京文：全球化视角选择油气战略 / 141

——中国资源战略选择将对世界油气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胡鞍钢：绿色转型的中国图景 / 146

——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还必须要“绿色崛起”

李俊峰：警惕新能源泡沫 / 155

——依靠新能源去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容乐观

第六部分：难关重重： 更多的难题中国必须面对

丁宁宁：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四化” / 163

——战略回顾及“十二五”的政策取向

盛 洪： 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 / 168

张曙光： 如何破解中央与地方“土地博弈”困局？ / 172

——要减低地方政府谋求预算外收入的动机

张车伟： 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 / 179

——要形成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带动的良性趋势

周天勇： 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 / 183

——如果掉以轻心，发展不当，粮食危机不可避免

中国：在风暴中拥抱世界

1

中国复兴之路

大同的
忧患心

王建：是走向世界新秩序还是走向战争

英国首相布朗在G20峰会结束时断言：“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人们似乎已经可以憧憬一个世界经济危机消退、重归繁荣发展的前景。然而，这个前景是真实的还是海市蜃楼？世界金融市场与货币体系是从目前的混乱与无序，走向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过程，还是会由于大国利益的继续对立，走向一场新的世界性战争呢？

一、已经退不回去的世界

关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其实没有什么新意。目前的主张大体有三类，一是倒退回金本位制，二是倒退回以前的有监管金融体制和限制衍生金融的发展，三是通过建立超主权货币，恢复信用货币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关系。

先看倒退回金本位的可能。我们都知道，货币的基本职能有两个，即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金属之所以能充当货币职能，首先是因为金属是自然物，而生产这些金属的过程中也包含着社会的一般劳动，只是由于金属易分割、好携带的特点，使它成为了社会商品交换中用以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但是金属货币的自然属性使它一出现就在其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这两个基本功能中蕴涵了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是不断扩大的，特别是在进入工业化大生产以后，商品交换规模更是出现了空前增长，但是作为自然物的

金属货币，其蕴藏量和产量增长都是有限的。自 1900 年至今，世界黄金产量只增长了 12 倍，同期内世界 GDP 却增长了 30 倍，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黄金的年产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但全球 GDP 却从 30 万亿美元增长到 50 万亿美元。所以，如果在商品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继续使用金属货币，就是硬要给一个不断长大的孩子穿一件小衣服，必然会导致长期通缩，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例如，按每盎司 1000 美元计算，每年的黄金产量价值只有 800 亿美元，而目前全球每年的 GDP 增加额却超过 2 万亿美元。

信用货币即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历史性进步，因为它在保持货币增长充分满足社会商品生产发展要求的前提下，节省出了社会为生产出与其他商品等价的货币所必须花费的社会劳动。比如，印制 100 美元现钞所花费的成本只有 4 美分，而如果是制造美元金币则必须花费等值于 100 美元的社会劳动。由于信用货币可以大幅度节约社会劳动，因此提高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所以是不可能倒退回去的。

再来看建立有监管的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可能，这还是要从货币说起。信用货币是由各国政府用信用来担保的货币，其前提是政府要保证货币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样就有稳定的币值，就不会出现通胀。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空心化”过程，导致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自给能力大幅度降低，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表现为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到了这个时代，如果发达国家的信用货币供给继续保持与生产同步增长，由于国内生产的急剧萎缩，必然会发生严重的通缩，居民消费水平也要大幅度降低，因为在以前时代，一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消耗光了黄金与外汇储备后，必须得回到贸易平衡。但发达国家在物质产业转移后，开始转入到大规模金融商品生产，尤其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使金融商品的生产规模变得无限巨大，世界资本的主体也由此从物质产品的生产，位移到虚拟经济领域。到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 700 万亿 ~ 800 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 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 2000 万亿美元，世界 GDP 却只有 50 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 2.5%。各种股票、债券和 CDO、CDS 等衍生金融商品的本质也是货币，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随时变现，也被统计到广义货币的口径

中，可能是 M5、M6…Mn，中国等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用出口所获得的货币购买了这些金融商品后，发达国家就可以用所得到的货币来支付进口，从而形成了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新生态，而长期以来与生产和服务保持平衡增长的货币供给关系就被打破了，开始进入到一个货币脱离物质产品而增长的新时代。虽然直到 2008 年 7 月前，美国的广义货币 M2 还基本稳定在 8.3 万亿美元左右，但是由这些金融商品所构成的准货币却已经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与推动下获得了空前增长。传统的货币形态如 M3、M2 等没有高增长，只是因为发达国家不是用增发货币的手段来购买贸易顺差国家的产品，而是用金融商品来交换，可是金融危机一爆发，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去杠杆化”，大批金融商品随之灰飞烟灭，美、英政府就不得不走到增发通货的道路上来了，这就是美国的广义货币 M2 在去年 7 月以后短短半年内就增加到 8.9 万亿美元的原因。

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不劳而获与贪婪，在传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般都在 10% 以下，例如长期以来美国汽车产业的利润率只有 5%。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超过了 3 倍，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马克思还说过，资本家只是为了赚钱才不得不从事物质生产这样“倒霉的事情”。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可以从国际产业转移中与衍生金融商品发展中赚到高达几十倍的利润，他们会愿意走回传统的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老路上去吗？所以，让发达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商品的制造能力，无异于让他们自杀。不仅美国人嘴里的加强监管言辞是口不对心，要求加强监管调门最高的欧洲人同样是口不对心。2007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 2600 亿美元，可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也有 2200 亿美元。从人均贸易逆差看，2008 年法国是 1500 美元，英国是 2150 美元，而美国是 2260 美元，如果没有了虚拟经济利益，目前除了德国与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中的贸易顺差国，多数发达国家都将活不下去。

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就是想退回原有的物质资本主义形态也退不回去。奥巴马上台后曾经提出要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不惜用贸易保护主义来保住美国工人的饭碗，欧盟国家也曾提出所谓里斯本纲领，要在十年内恢复欧盟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但是，新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世界市场与分工体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发达

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就不可能恢复，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扩大的新全球化格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就是想倒退也退不回去，只有朝着更加经济虚拟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所谓“去全球化”过程只能是在危机严重爆发期间特有的现象。由于加强金融监管不符合占据资本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就注定了所有有关加强监管的言论与条约，最终都会沦为空谈。当然这也不排除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会作出些姿态，但其目的决不是为了限制虚拟资本的贪婪与赚钱，而是为了让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恢复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信心，继续大规模购买他们的金融商品。所以，我看在未来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方面做得最多的，不会是什么加强监管的事情，而是会在金融商品创新方面作新文章，利用一些新经济或技术概念来开始新一轮圈钱活动。

建立世界新秩序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 G20 峰会前后，那些拥有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在表示自己对建立世界新秩序要求的同时，又在不断呼吁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也被写进了 G20 公报。但是甘蔗哪有两头甜，顺差国家既希望用出口拉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在美国为缩小逆差规模而提出要限制进口的时候又感到恐慌，那么你让美国拿什么来和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作交换？发展中国家在本次金融风暴中是会遭受金融资产损失，但是从新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好处，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得到的是筋骨和肌肉，丧失的是一些脂肪，总的看是利大于弊。如果真的有什么新秩序出现，那就是全球化的终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没有了。

因此，新全球化之所以能如此在以前十多年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展开，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满足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以往两次全球化那样，仅仅对发达国家有利。是因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其所创造出的金融繁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产品剩余，从而给过剩形态的传统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消除过剩的新出口，建立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新平衡机制，更加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就是虚拟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也不可能萌芽和发展。

最后说说创建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如果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哪一方都不能得利，建立超主权货币就更是空想。因为如果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货币，其机制必然是要求货币的增长与世界的生产增长同步，可是若没有发达国家用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货币所构造的金融市场繁荣，就不会出现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相对于传统产业资本的强大赢利能力，又怎么会出现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怎么可能出现发达国家用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相交换的机制？所以，由于现存货币制度是虚拟资本主义以及新全球化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虚拟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仍显著大于其消极作用，改良是必要的，但是若彻底革命，打碎了建个新的，就远没有到时候。

二、战争是阻止美国经济落向深渊的最后刹车器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每当美国与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出现一些暖意，有关“触底”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走出危机的渴望，然而若作为客观认识就很糟糕，因为直到目前，导致爆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消除的迹象，而且不仅是没有消除，反而是在加重，这就反映出未来的危机会更严重。这个根源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至今仍没有找到解决有毒资产的有效办法，所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始终摆脱不了紧缩过程。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这是美国金融机构维持短期流动性的最重要场所，在2007年高峰时交易规模曾达2.2万亿美元，危机爆发后猛跌到1.5万亿美元，2008年10月美联储在这一市场购买了3660亿美元的票据后，曾一度上升到1.8万亿美元，到2009年3月末又下滑到只剩1.4万亿美元。这种情况说明，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并没有制止住美国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金融机构的交易欲望和能力仍没有恢复，如果是如此，美国的经济紧缩就不会结束，而是会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不断加重。

关于危机根源无法消除的原因，我有一个猜测，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很可能像上次日本金融危机中那样，是用资本金购买了大量有毒资产。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金融机构资本金占全部资产的比率应为8%，资本金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就可以扩大，反之则必须缩减。这8%的资本金可分为两部分，一半是现金不能动，另一半则可以购买金融资产。在金

融市场繁荣时，购买金融资产的那一半随金融市场的繁荣而膨胀，金融机构的放款与购买能力也随之膨胀，但是当金融市场发生崩溃的时候，为了保持8%的资本金比率，就必须去杠杆化，而由于金融市场在危机爆发后已经接近停摆，用资本金购买的有毒资产就无法进行处理，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些金融机构的盖子都揭开，恐怕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因为核心资产严重亏损而必须破产清算，这就是美国金融体系陷入了目前这种既不能破产，也不能交易状况的原因，也是美国政府最近修改了会计准则，允许金融机构不按市值，而按原始价值记账的原因。

但是金融商品总有要到期兑现的时候，账可以胡记，可合约到期总得兑现，所以金融机构的亏损终究要曝光。最终美国金融机构会亏多少钱其实也可以大体算出来，就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的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这些钱是被美国以负债消费的方式给花掉了，到了还款期而还不了，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引起了构建在这些底层信贷基础上的庞大衍生金融商品市场的崩溃。本来5、6万亿美元的亏损数字并不是让美国人扛不动的数字，问题就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个盖子由于上面的原因无法揭开，只能让美国金融机构在合约清算的时候，以破产的方式进行“死亡曝光”，最后就看谁持有的合约期限长，有毒资产少和手中现金多，谁就能最后活下来，但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已经崩溃了。

要想避免这个前景，一个办法是向世界各国借钱来填美国金融机构的窟窿，但是看来是办不到，因为自2008年以来除了中国，欧洲与日本都在减持美国国债，而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自2009年初以来也在减少。所以美国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联储发货币，把美国政府的国债和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都买下来，因为从理论上讲，央行有创造货币的无限能力。但滥发美元的后果必然是美元地位不保，会造成严重的美元贬值，最终仍会导致美元与美元资产价格的崩溃。美国政府在2009年3月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已经引起了世界性恐慌。

要想避免因滥发货币而引起美元崩溃这个前景，从经济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就是美国能成功说服乃至迫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增发货币，特别是要求在经济与货币实力方面最接近美国的欧元区国家也增发货币，唯此才能保住美元的币值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稳定，这就是美国在G20会议前要求把加大刺激规模作为会议主题的原因，美国人口中的“刺激”，